

夏夜偷瓜

文/江旺明

那是农村实行土地责任制前的一年，我们队里在山坡上种了一片西瓜。种西瓜的人，是队长从邻村请来的，约摸50岁。坑里年轻人习惯叫他西瓜大伯。他个儿不高，光着头，但有张胖乎乎的脸，嘻嘻一笑，大嘴一咧，像是葫芦开了瓢。

西瓜大伯种出的西瓜是队里用来卖钱的，群众连西瓜皮也尝不到。

为了解西瓜之馋，我们几个小伙伴在一块合计，决定夜里去偷。是个月夜。我们几个小伙伴伏在山坡草丛里，观察瓜园动静。月光下的瓜园，薄雾蒙蒙，像被一层灰纱笼罩着。瓜棚里亮着一盏灯，灯光透过瓜棚，刺破了薄雾。接着，随着吭吭吭的咳嗽声，守瓜园的西瓜大伯提着灯从瓜棚里走了出来。那灯像一颗流星，一会儿在瓜园东，一会儿在瓜园西。

伏在草丛中的我们真不是滋味，蚊子嗡嗡地叫，不停地叮咬着我们，蚂蚁也乘机钻进我们身上爬上爬下，弄得浑身搔痒，更令人心烦的是，遇上了西瓜大伯巡园。

正当我们准备收兵回家时，我们忽然发现，那盏灯钻进了瓜棚。接着，那盏灯熄灭了。西瓜大伯困了，要睡觉了。我们一个个暗暗欢喜。一大会儿，果然不出我们所料，瓜棚里传出阵阵呼噜声。有个伙伴正要爬起来动手，我将他按了一下，小声说：“等会儿吧，再听一下，看他是不是真的睡着了。”接着，呼噜声一声比一声响，我们仿佛觉得那声音振动了瓜棚。于是，我们一个个翻身爬起来，如猴子一样，跳进瓜园，各自挑一个大而光西瓜。我们抱着西瓜，箭一般地逃出瓜园，来到山坡顶上，一个个迫不及待地啃起西瓜来。

当我们过足了西瓜瘾准备回家时，我们又发现，西瓜大伯的那盏灯亮了。那盏灯又出了瓜棚，又像流星一样，在瓜园里巡视。我们当时感觉运气真好。

后来才知道，我们那次偷瓜，西瓜大伯是有意让我们偷的，他是假打呼噜。为了不忘西瓜大伯的恩情，我们将那次西瓜叫“呼噜西瓜”。

柔草不屈

刘延春

柔草根扎深，烈火难烧尽。
严冬眠地下，娇芽盼星辰。
春来青遍野，碧波荡远近。
乳汁滋茎叶，养育百万禽。
遭劫能忍耐，残后又成新。
萌者未必弱，刚韧藏赤心。

夏晚的萤灯

文/张光恒

繁星满天的夏晚，你自空中悠然而来，挑着尾部那一点点微露光明的尾灯儿，在深蓝朦胧的夜空中，犹如粒粒浮在深水里的金沙，缓缓游动。

“仿佛金色的流沙，在光的海洋里悠来荡去，啊，那是对往事的回忆。”我知道，用这个喻你是不恰当的，在黑黑的夜里，你不作逍遥的金沙，引起人们对往事的缅怀，你只想做为人送类送来些许光明的使者，那就是要挽着一盏微弱的萤灯，独自穿行于夏夜微醺的晚风中，去映照驱赶无边的黑暗，那怕所用的是一丝一点萤灯的微弱光亮。

温暖、明亮的太阳，日日在天空游弋，在它没走向西山之前，你却从

不会露面，因为，你知道，自己不是光明的主角，做好配角也同样重要；你轻盈悄然地飞经田间地头，村落集镇，充满自信，欣喜满心，而毫不自卑。你从来不会和太阳、月亮争光竞彩，只想做好他们的补充。

这些挽着萤灯的萤火虫们，正是有了你们，这个世界，才光明纷呈，精彩异常。我们知道，白天，作为光明的主导，太阳，热情的放射出万道光茫，而到了夜晚，月亮与星星，一样散发出光的晶莹。他们，从来还没注意到，还有那一盏盏微弱的萤灯，在他们照射不到的地方，作着最好的补充。是的，为什么这夏夜是如此的美丽，就是因为有那些拖着些许微弱光明的萤灯。

今夜，你用月亮的光波、露珠的清凉，涤净自己身上的尘埃与铅华，在如水的夜色中，舞成了一朵朵紫色的精灵。你悄无声息地漫飞过花木深深的庭院，飞过水草萋萋的河边，我注意到了，你带着尾部那绿莹莹的生命之光，摇曳着释放光明的快乐与欢欣，四方漫行。你毫不孤独寂寞，在黑暗的夜中，挑着尾灯，舞姿翩翩，独自舞成了一首高赞快乐明天的欢歌。

我知道，你想用这微微的小光亮，把人间光明的信念，深深烙进人们的心田，你在人们孤寂的心路历程上，高悬起了一盏盏希望的灯，人们的心门，从此打开，永不关闭。

夏季野味餐

文/三点水

昨天下了一场暴雨，天刚刚放晴，蝉儿铆足了劲儿地高唱。燥热的天气、响亮的蝉鸣一下子把我拉回到二十多年前的那顿野味餐。

那是下了几天大雨之后，天刚刚晴好，太阳便直射下来，知了迎合着太阳叫个不停。母亲高兴地说：“你们想吃肉不？”我们当然想吃肉了，除逢年过节，平时，我们哪能吃上肉呢，在那缺肉的年代里，母亲提起肉，怎能不勾起我们的馋虫，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回答：“想。”

母亲说：“想，咱们今天就备一顿大餐。这顿大餐全靠你们，下了几天雨，枯树上的野木耳该长肥了，沟边路口小树林里的香菇也长大了，在地下闷了那么久的‘爬蚌’也该弄个小孔出来透气了。我们来一个香菇炖爬蚌。”

“爬蚌”是我们地方方言，爬蚌就是蝉蛹，也叫金蝉，我们这里有一俗语：“天上飞飞就数鸽子，地上走走就数狗肉，地上爬爬就数爬蚌。”爬蚌被我们列为三大美食之一，又这么易得，母亲高兴，我们更高兴。

我们从家里拿着脸盆、小竹篮、挖铲，欢快地冲向田间地头小树林。

哥哥是大男孩，人大力量大，摘木耳爬高上低的就是他的了，看看哥哥像个小猴子。树林里一棵大树的“耳朵”边，有一窝被雨水洗涂过的一大朵肥厚的木耳，湿润润的，饱满饱满的，哥哥连忙把鞋子一脱，赤脚“噔噔”几下就爬了上去，一手搂抱着树，一手摘取下来，顺手扔在了地上，我连忙跑过去拾起来，放在小竹篮里。

我和姐姐拿着挖铲，在树林里沟边路口，寻着爬蚌、香菇。爬蚌大部分在树周围的土地里，特别是大树下面的土地里爬蚌最多，在树的周围有些针眼眼，似蚂蚁眼眼那么大，用手指头一抠变成大眼眼，一般情况就是爬蚌窝，浅一些的，用手抠大一些，揪住头部就出来了，深一些的，把手指放里面，爬蚌以为是树根呢，就顺着手指头上来了，过深的话就用一根小棍放在里面，它也能顺着小棍上来，一直不上来的，就用水浇，一发水，它也能上来。那时爬蚌多，我们捕捉

的方法也多，或者等天色稍微黑时，它们就自动出来了，等它们爬向树的途中，或者正在爬树时，一捏一个准，我和姐姐哥哥能捉很多，稍带着碰到地上的香菇一类的，也收起来，经过雨洗的香菇硬实的一个骨朵。如果碰到开得像伞一样的蘑菇，色彩鲜亮，我们称作为狗尿苔，这个不能吃，有毒。

我们收获多多，把野味带回家，最高兴的是母亲，她把爬蚌洗净，剥掉爬蚌身上的壳，将锅里放上猪油煎煎，把爬蚌煎成黄澄澄的颜色，再放些姜丝、葱，炒几下，然后添上水，母亲就把这些香菇木耳粉条青菜一类的放在锅里炖上。等到揭开锅盖时，一股肉香味扑鼻而来，我就赶紧夹出来一个爬蚌，吃上一口齿颊留香。

母亲再把做好的手擀面，煮熟，放在冷水里冰凉，捞出。然后把面条里浇上小磨香油拌过的蒜汁，再拌拌，再浇上母亲为我们炖好的野味菜，甭提有多好吃了，我们的饭量大增，吃过一碗，争抢着还要盛，此时母亲乐得笑容满面。

乡村的夏天

文/宋尚明

夏天的早晨，天亮时分，正是睡梦香甜的时候，最不愿意听见起床的“号角”——我家的一只大公鸡的叫声，那一声比一声长，一声比一声高亢的啼唤，把整个清晨都吵醒了。有了它，母亲就不用喊我们起床，特别是在我们偷懒的时候，它像极了母亲旗下的“司号员”。

院子里有几棵老柳树，是早已老弯了腰的，从它的主干上分发出几股树杈，蓬蓬的柳丝从枝杈上生发，柔柔地垂挂着。邻居小波就喜欢爬到树上，拧出一支支柳哨，鼓着腮帮子吹的呜呜地响。小波的父亲身材魁梧，且说话粗声大嗓，我们都十分怕他。小波因此很不喜欢待在家里，大多数时间都是爬在老柳树上，手里拿了一把弹弓，眯着眼瞄树上的知了。

捕知了是小波的拿手戏，他从家里抓出一把干面来，往脸盆里倒进一些清水，双手捂住面粉在水里慢慢揉

搓。等淀粉揉搓出来，剩下的就是粘乎乎的面筋了，然后找来一支长的竹竿，在细的那头再插一节芦苇，在芦苇的尖稍缠上面筋，屏声静气，悄悄地把它伸到歌有知了的枝上，一下粘住它那透明的翅膀。一个下午能粘三十多只，摘去翅膀剥细了，掺上红椒丝用油炒了吃，香喷喷的。

记不清那个院子当年是做什么用的了，在我们搬来之前，就已经有人居住了。院子的北面，朝东有个正门，南墙根有一个小偏门，能通向田野。那里的低洼处是一片菜园，旁边有一条宽阔的大河。菜园的旁边还有一个荷塘，清浅的水面上，鲜艳的荷花和圆圆的荷叶亭亭玉立。那时候的荷叶是可以随便摘的，不知是谁家所有，种下却很少管理，经常看到荷叶的断茎刺出水面。现在才知道，荷叶是不能轻易摘的，摘下一枝，水底下的藕就烂去一节。阴天蜻蜓很

多，而乡下这样的天气很多，它们低低地飞舞着。蜻蜓适宜用带刺的酸枣棵捕捉，而那酸枣棵正是菜农们从山上割来，为了阻挡鸡鸭进入而插成了篱笆。我们就将它们小心地拔了出来，挥舞着去捉蜻蜓，效果不错。如果经人发现，便会挨上一顿数落，骂我们不务正业。乡村的夏天总是快乐的，很快便愉快地度过。秋天开学的时候，小波开始上中学，我也升到小学三年级。当又一个夏日来临的时候，小波已经长得高出我一头，不屑再和我一起粘知了，也不屑再和我去田野里捕蜻蜓了，每当看到我，他都会把头仰的高高的，他认为自己已经很大了。

许多年过去了，脑海里一直浮现一幅幅有趣的图画：田园、荷塘、飞舞着的红蜻蜓和弯弯的老柳，让人回味无穷童年的单纯和快乐。

非常感受

来稿请发送到邮箱 qwbbsalanh@163.com

